

YI GE JIAN DIE DA SHI DE LI CHENG

中央情报局之父艾伦·杜勒斯的传奇历程

艾伦·杜勒斯是一个虔诚的虔诚天主教。

他最早因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

在担任中央情报局的过程中。

他的继任者尼克松总统曾向国会和参议院。

DU LE SI
CHUANQI

杜勒斯传奇

——一个间谍大师的生命历程——

高金虎 著

他是美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规模最大的中央情报局局长。

在任期间，他策划了人类历史上。

为秘密推行美国外交政策。

不可否认的是，他在中央情报局。

仍然打着艾伦·杜勒斯不遗余力的。

27=5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CHINA CORRESPONDENCE
UNIVERSITY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杜勒斯传奇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2009.10



DU LE SI
CHUANQI

杜勒斯传奇

—— 一个间谍大师的生命历程 ——

高金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勒斯传奇——一个间谍大师的生命历程/高金虎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3
ISBN 7-5633-3844-6

I.杜… II.高… III.杜勒斯-生平事迹
IV.K837.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5658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高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省高唐县福源路 90 号 邮政编码:252800)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4.5 字数:320 千字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 001~10 000 定价:26.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第五章 等待时机	(152)
被遗忘的“遏制之父”	(152)
《1947 年国家安全法》	(158)
慢慢伸出第三只手	(167)
“拷打”中央情报局	(178)
重回中央情报局	(186)
第六章 中央情报主任	(207)
“兄弟店”	(207)
总统的耳目	(215)
糊弄国会的老手	(226)
与麦卡锡对阵	(230)
MKULTRA	(241)
秘密报告	(247)
运河惊涛	(253)
“白银行动”	(257)
“黄金行动”	(261)
第七章 试验场	(269)
伊朗危机	(269)
“阿贾克斯行动”	(275)
第八章 危地马拉	(283)
“共产主义”在美洲的桥头堡	(283)
“试鸭法”推演出来的“共产党”	(285)
“成功行动”	(291)
第九章 高飞的大鸟	(309)
突然袭击的梦魇	(309)

高飞的大鸟	(316)
“我被击中了!”	(322)
情报史上的革命	(331)
第十章 夕阳红	(337)
收拾苏加诺	(339)
暗杀卢蒙巴	(351)
星散的伙伴,孤独的局长	(369)
第十一章 走麦城	(374)
发生在家门口的江山变色	(374)
被逼出来的共产党	(378)
“冥王星”	(387)
肯尼迪接手烂摊子	(395)
“这是我一生中最倒霉的一天!”	(409)
替罪羊	(426)
第十二章 作为历史人物的艾伦·杜勒斯	(439)

第一章 加盟

艰难的抉择

1940年6月，四年一度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费城召开。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山姆大叔又要进行例行的政治游戏，通过一定的游戏规则，选出他们的总统。

对共和党而言，今年的选举形势十分严峻。自1933年共和党的胡佛因为无力克服大萧条对美国经济造成的影响而告别白宫以来，民主党已经连续八年占据了白宫的总统宝座。这不，那个瘸了腿的罗斯福，还想在白宫继续干下去。这对每一个共和党人来说，滋味都不好受。这八年，他们看着罗斯福克服了经济危机，并借此在全国赢得了声誉。罗斯福的成功，对共和党不啻一个无情的嘲讽。对此，共和党人焦虑万分，他们急着要夺回已经失去的总统宝座。

机会似乎就在眼前。1939年，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这是一场战争，看起来与美国完全没有关系，但罗斯福却冒冒失失地把自己与大英帝国联结在一起，阴谋把美国拖入一场与美国无关的世界大战中去。美国已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吃了欧洲人的亏，这一次说什么也不能再上当了。此次共和党费城大会的主旨，就是选出一位具有全国声望的领导人，实现问鼎白宫的目标。共和党的支持者从四面八方赶往费城。他们有的是单身赴会，有的却是拖家带口、倾巢出动。难怪，这几天费城大大小小的旅馆都爆满了。

四十出头的艾伦·杜勒斯也抛下了华尔街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工作，带着妻子克罗芙，随着大哥福斯特·杜勒斯以及小妹埃莉诺来到费城，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他们一家来到费城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把托马斯·杜威选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在他们看来，杜威的孤立主义主张反映了美国人民的心声，也只有杜威才有那种总统候选人必须具有的全国威望。此前，他已经击败了罗伯特·塔夫特，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现在，他惟一的对手是温德尔·威尔基。

表面上看，杜勒斯一家都是杜威的支持者，但细细推究下来，实际上只有老大福斯特才是杜威的铁杆哥儿们，而他的弟弟妹妹，只不过看着大哥的面子，才来襄助杜威的。

福斯特在兄妹三人中，年纪最长，学问最深，威望也最高。他极想在政界一鸣惊人，但苦于缺乏良机。他认为杜威最有希望胜出，因此早早地把宝押在杜威身上。他相信自己的眼力。30年代初，他即与杜威相识。那个时候，杜威还是一个无名之辈，但福斯特认准他将来必是一代明主。英雄惜英雄，两人相交之后，只觉相见恨晚。福斯特请杜威在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任职，杜威几乎就要接受福斯特的馈赠了。恰好在这个时候，机会在向杜威招手了。他可能被任命为纽约州的检察官。相对于一个私人律师事务所的小律师而言，这当然是一个诱人的职位。于是，杜威谢绝了福斯特的邀请，出任州检察官去了，但是，他没有忘记福斯特在自己困难的时候提供的帮助，两人成了亲密的朋友。此后，福斯特成了杜威的高级智囊，虽然他没有这个名分，但实情就是如此。杜威对国际法和国际政治都比较生疏，这对他将来在政治上出人头地是不利的，而福斯特恰好是一个法律专家，因此，杜威在这方面得益匪浅。此次杜威决定出马参加大选，也是福斯特出的点子。如果不出意外，杜

威在 11 月的大选中胜出,福斯特肯定能在政府中谋到一个不错的职位。这样,他的抱负也就实现了。

大哥是如此想法,可是小弟小妹却另有算盘。杜威虽然与大哥交好,可他与艾伦和埃莉诺的关系却很一般。尽管他们尊敬大哥,但在政治主张上,他们却恰好相反。艾伦、埃莉诺以及艾伦的妻子克罗芙,都赞同罗斯福的干涉政策,而不喜欢杜威的孤立主义政策。克罗芙在家中公开说:“我不管你们怎么做,反正我在 11 月会投罗斯福一票。我相信他的所作所为对美国来说是正确的!”

艾伦也是一个共和党人。如果杜威入主白宫,大哥入阁,作为弟弟的他肯定也能得到一个职位,虽然是次要一点的。但是,他对杜威的孤立主义不感兴趣。在他的心目中,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是邪恶的,英国人的抵抗是正义的。如果能有一位领导人赞同上述主张,那么他愿意投他一票。

这位领导人有了,也是一位共和党人,他就是温德尔·威尔基。艾伦看好威尔基,认为他具备一副黑马相。不过,大哥对威尔基的评价不高。岂止不高,福斯特对威尔基简直是有点鄙视。这倒让艾伦有些为难,他总不能站在大哥的对立面吧。可是,违心地赞同大哥的主张,势必会失去一些朋友。当时,美国政府正在试图把五十艘驱逐舰转让给英国,以换取它的八个军事基地。这对美国来说,实在是一件不坏的买卖。由于历史原因,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基地极少,这些驱逐舰在美国已经没有用场,而在面临入侵的英国,它却可以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对英美双方而言,这都是一桩合算的买卖。当然,两国政府热衷于这项交易还有一些不便明言的深层次原因:丘吉尔想通过此举把美国与摇摇欲坠的大英帝国捆在一起,而罗斯福则想通过这桩交易打破国会中孤立主义分子对政府的限制,逐步

把美国引入一场反法西斯战争中去。

这宗交易在美国反响很大。孤立主义分子千方百计地进行反对,主张积极介入欧洲事务的干涉主义分子是志在必得,双方展开了一场肉搏。艾伦的一位朋友,迪安·艾奇逊正在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他想在报纸上发表一个声明,证明这宗交易符合美国现有的法律,为交易造些声势。《纽约时报》已经答应,只要艾奇逊找到四位律师的联署,《纽约时报》就可以发表他的声明。艾奇逊已经找到了三个同道,第四个人,他想到了艾伦。艾伦没有多加考虑,一口答应了。

可是,当艾奇逊的信送到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时,不巧给福斯特看到了。福斯特当时就愣住了,当他听说这封信将在《纽约时报》发表时,他的嘴就张得更大了。他是杜威的高级智囊、铁杆支持者,可是,他的弟弟却要在报纸上公开声明,主张向英国出售这些驱逐舰,并说这种做法不会危及美国的不干涉政策。这不是向杜威的孤立主义主张公开挑战吗?这对杜威来说当然是极为难堪的,而他的处境当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他把信送给了艾伦,对他明确表示,决不能在这封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决不。

一边是自己的朋友,一边是自己的哥哥。艾伦真难选择,可是他最终听从了哥哥的吩咐。

这是艾伦第一次失信于人。这对他来说,也是极痛苦的。不消说,艾奇逊是不会再有他这个朋友了。最起码他会认为艾伦是一个没有勇气的顶不住压力的胆小鬼。艾奇逊和艾伦分道扬镳。后来艾奇逊当上了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而艾伦则与杜鲁门政府不沾边。两人再没有什么交往。艾奇逊的女婿威廉·邦迪回忆道:“我知道,艾伦没有签署那封信,迪安因此对艾

伦的看法极坏。那个时候迪安是一个强烈的干涉主义者。”

在杜威的参选问题上，杜勒斯一家掀起了小小的波澜。除福斯特以外，全家都不看好杜威。可就是这个福斯特，逼得全家不得不围着他打转。福斯特的儿子，刚刚度过二十一岁生日、获得了投票权的艾维里，也不看好杜威。他公开扬言，“杜威决不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可是，经不起爸爸的劝诱，他竟然也上了杜威的船，当了杜威竞选总部的一个研究人员，这样，也就成了一个杜威派。

艾伦的妹妹埃莉诺是另外一种情况。这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女孩子，凡事都有自己的看法。正是她，在八年前公然不顾全家的反对，与一个信仰东正教的犹太人结婚了。在杜威竞选的问题上，她的看法与二哥基本一致。她认为杜威不是一个真正的总统人选，他在1940年出马竞选更不合适。她认为，杜威缺乏作为一个总统的力量、经验以及眼界，尽管大哥是他的主要智囊。但是，如果杜威的当选意味着大哥可以在政府中取得一席之地，那么，事情也就扯平了。她愿意支持他，不是为了其他什么原因，而是为了大哥的政治前途。

就这样，艾伦一家在支持杜威竞选问题上达成了默契。不管这件事的前景如何，他们都愿意走下去。

为了选出一个候选人，大会必须进行八次投票，可每投一次票，福斯特就觉得杜威的希望又渺茫了一些。从表面上看，杜威获得了绝大多数共和党人的支持，但威尔基的势头越来越猛。杜威挡不住了。在福斯特看来，威尔基活脱脱是一个披着共和党外衣的民主党人，他的政治主张与罗斯福没有什么两样。他认为罗斯福的新政有很多好的东西，而且也支持政府用驱逐舰与英国交换军事基地的主张。此外，他还刻意模仿罗斯福的政治风格。无论是写文章还是发表演说，威尔基言必称

“我们美国人民”，似乎自己就是美国人民的代言人似的。而在这方面，杜威就显得相形见绌了。当会场上打出“我们需要威尔基”的横幅时，福斯特意识到大势已去，只好认输了。

但福斯特无论如何也不肯承认自己的观点有什么问题，反而认为共和党人进行了一次错误的选择。他觉得，威尔基公开对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主义表示憎恨是一种感情用事，也是他缺乏政治家风度的体现。现在，共和党大势已去，民主党势必在白宫再坐四年。

最后一轮投票结束了，艾伦在返回旅馆的路上，思索着选举的结果。对于杜威的失利，艾伦可不像他大哥那样。他既没有欢呼，也没有悲伤。大会的选举正反映了他的想法。只是大哥的前程没有了，这多少令他有些心痛。说实在的，他宁愿委屈自己，也不愿让大哥失望。从这一点看，他倒是有几分黯然神伤，当然不是为了自己。

就在艾伦沉思的时候，有一个人从背后赶了上来，在他的肩头拍了一下，算是与艾伦打了个招呼。艾伦一回头，啊，原来是他！

野小子比尔

与杜勒斯打招呼的是威廉·多诺万，一个有着爱尔兰血统的天主教徒，时年五十七岁的共和党人，也是华尔街的一位开业律师，与艾伦相熟。

据说，多诺万有一种天生的反英情结，因为他的祖父母都是贫穷的爱尔兰人，但多诺万骨子里却是一个亲英分子。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跟随潘兴将军远征过墨西哥。在一次长途奔袭中，多诺万的士兵们一个个筋疲力尽、狼狈不堪，独有多

诺万一人精神抖擞,他大叫一声:“注意啦!看我连气都不喘,我经得住,你们为什么经不住?”这时候,队伍里有人高声答道:“比尔,我们可没有你那么野啊!”从此,“野小子比尔”成了他的绰号。

多诺万是一个极有政治抱负的人。他曾想在政治上出人头地,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信仰天主教的总统,但这个愿望没有实现。虽然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最高荣誉勋章、优秀服役勋章和优秀服役十字勋章三项勋章的惟一的一个美国人,但他在美国政坛的影响是很小的。他曾于1922年竞选纽约州副州长,但没有成功。十年后,多诺万再度竞选该州州长,同样败北。不过,他曾经在1924年担任过司法部的副部长,主管刑法司的事务,大名鼎鼎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就在他手下工作。不过,这两个人的关系是处不好的。胡佛也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多诺万的心计与胡佛相比似乎还差那么一截。多诺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个胡佛最终成了他的竞争对手,并挫败了他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的图谋,使得自己不得不抱憾终生。

1928年夏天,多诺万担任了司法部代理部长。那一年恰好是共和党赢得了大选,新总统胡佛是他的好朋友,人们都以为胡佛会任命多诺万为司法部长,多诺万本人也一直在等着这个任命,可是,胡佛最终任命了另外一个人出任了这项职务。这让多诺万十分伤心。他对妻子说,没有获得这个任命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政治上没有发展,多诺万也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高才生,毕业后在华尔街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这家律师事务所的声誉殊不下于杜勒斯兄弟开设的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生意十分红火。

多诺万是一个出色的律师,但心底里更希望是一个战士,从政的念头从来没有死过。他人在华尔街,心却留在了华盛顿。即便在律师任上,他操心的也不仅仅是代理人的案件,那些令全球瞩目、与美国国家安全有关的事情,仍然是他关注的对象。1935年,意大利侵略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多诺万敏锐地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和平时光已经消逝,新一轮战争就要开始了。于是,他把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交给了伙伴,自己则锐身赴难,前往非洲前线,视察军情。回国之后,他向自己的战友、时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写了一封信,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可能会产生广泛的影响。是年底,他又拜访了意大利领袖墨索里尼,获得墨索里尼的同意,访问了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作战的军队。回国之后,他向陆军部又写了一份报告,就欧洲局势提出了自己的总体思路。这个报告得到了陆军部的首肯。

1936年,西班牙爆发内战,得到德国和意大利支持的佛朗哥发动了政变,图谋推翻共和政府。此举更令多诺万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认为欧洲战争即将爆发,美国在这场战争中不可能置身事外。他跑到西班牙前线,亲身观察得到的结论更是坚定了他的想法。此后,他一直在欧洲各国视察,从不放过一个观察欧洲各国防务力量的机会。1937年,他出席了德国的陆军演习,研究了德国和意大利的炮兵状况。

1938年9月,慕尼黑危机爆发,德国向捷克斯洛伐克发出了战争叫嚣。多诺万又跑到苏台德地区,亲自观察了捷克斯洛伐克在苏台德地区的防御状况,并顺道访问了南斯拉夫和意大利。1939年,他确信战争即将爆发,又出访了比利时和荷兰。他认为德国既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承认过比利时的中立,下一次战争爆发时它还是不会承认比利时的中立,比利

时不要对此抱有任何幻想。在美国,他也大声疾呼:在恶魔当道的时代,我们来不得半点女人气,沉迷于孤立主义是不可取的,战火最终仍然会烧到美国人头上。

多诺万的情景令我们想到了另一位军人,不过他不是美国人,而是意大利人。这位名叫查尔斯·林德伯格的意大利军人志趣与多诺万相同,喜欢对各种国际问题品头论足。他也到过不少地方,不过,他得出的结论与多诺万恰恰相反。多诺万认为欧洲人和美国人应该猛醒,不应该对法西斯抱有任何幻想,只有英雄主义才能拯救他们。可是飞行员出身的林德伯格却是一个失败主义者。他迷信“空军制胜论”,认为法西斯德国的空军不可战胜,顺应潮流才是识时务之举。他对英国首相鲍德温说,不管伦敦的防空设施多么完善,轰炸机总是飞得过的。在他看来,面对德国的武装侵略,英国人应该束手就擒,不要作无谓的抵抗。这个观点对英国政府影响很大,30年代英国政府在外交上奉行的绥靖政策与此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样是这位空军英雄,向美国人发出警告:德国已经成为一个空中强国,“这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世界性事件之一”,从技术上讲,德国人已经在所有领域把美国人抛在背后。

一个是要求重新武装的美国人,一个是主张彻底放弃抵抗的外国人,多诺万和林德伯格可谓是棋逢对手。可奇怪的是,多诺万所到之处都是吃的闭门羹,而林德伯格所到之处却都是座上宾。这种奇怪的现象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事实证明,多诺万作出上述判断时是清醒的,而林德伯格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梦中人。面对汹涌无比的孤立主义浪潮,多诺万是否有过“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我们无从得知。

但是多诺万决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他没来过中国,不知道两千年前有一个中国人与他有同样的境遇,当然也不会抱

块石头自沉到密西西比河中去。比尔是一个野小子,有人说他是莽汉,是莽汉就不知放弃为何物,是莽汉就要继续战斗。

多诺万并不是完全孤立的。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沉醉在孤立主义的美梦中。多诺万的昔日同窗、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早在1937年10月5日,在芝加哥为外湾桥主持落成典礼时,就发表了一篇“隔离演说”,试探了一下美国人民的意见。他说:“世界上无法无天的瘟疫正在蔓延,看来这是不幸的事实。每当一场侵害人身健康的瘟疫初起时,社会上都会赞成并实施隔离病人,防止瘟疫蔓延。”他还说,虽然美国决心置身事外,但是,美国并不能保证不受战争的影响。在一个信任和安全已经遭到破坏的世界里,美国不可能得到完全的保护。

但这篇演说一发表,立即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孤立主义者骂他是战争贩子,有的还扬言要弹劾他。罗斯福一看势头不对,又赶紧缩了回来。事后,他对一个朋友说:“你一心要带领人民前进,可是回头一看,跟着的却一个也没有,真可怕呀!”

1940年,欧洲战事如火如荼,德军的攻势势如破竹。罗斯福政府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美国不能再这么置身事外了,美国必须为即将到来的战争作一点准备,否则美国将束手无策。

罗斯福再次进行了试探。12月17日,他又向人民发表了一次演说。他打了一个比喻,如果邻居失火了,你应该怎么办?是坐视不理呢,还是把水龙头借给邻居?但是,当时美国朝野占主导地位的舆论还是孤立主义,美国人民没有对总统的比喻作出积极的反应,总统一看势头不对,只好先退了回来。

罗斯福是民主党总统,多诺万是共和党健将,两党党派不同却政见一致。罗斯福对多诺万的评价不低,他曾经说过,如果多诺万是一个民主党人的话,那么,坐在总统位置上的就可能不是他而是多诺万了。此外,两人的私交也是相当不错。两

人同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又有一个共同的朋友约翰·洛德·奥布莱恩。从伍德罗·威尔逊时代起,奥布莱恩家族就是白宫的常客。奥布莱恩本人是罗斯福总统的密友,是受到总统信赖的顾问。认识这么一个人,对多诺万帮助很大。在奥布莱恩的引见下,多诺万进入了白宫,与总统作过几番长谈。欧洲战争爆发后,这种交谈就更频繁了。

多诺万的呐喊引起了决策者的重视。罗斯福适时改组了政府,向来由执政党把持的政府引进了反对党成员。共和党人亨利·史汀生出任陆军部长,共和党人诺克斯成了海军部长。这两位部长也是多诺万的朋友。诺克斯邀请多诺万加盟海军部,担任海军部副部长。但多诺万谢绝了。他并不是一个久居人下之人。命运已经给他提供了一次机会,这一次,他说什么也得大干一场。

多诺万看中的是美国未来的中央情报机构负责人的位置。作为实现这个目标的第一步,他要到英国去考察英国人的防务状况和英国人的士气,鼓励英国人继续打下去。在白宫军事会议上,总统和诺克斯、史汀生都同意他出访英国,主要任务是评估英国的军事能力,顺便考察英国情报机构的情况。总统对美国现有的情报组织十分不满,创建一个高效率的情报机构势在必行。

总统特使

多诺万过去并没有情报工作经历,他之所以企图成为美国情报机构的掌门人,是受了另一个人的影响。这就是外号也叫比尔的威廉·史蒂文森,丘吉尔派往美国的特使,英国秘密情报局设在纽约的安全协调处负责人。